

## “超人”就是“超哲学工作者”

北京大学哲学系 赵敦华

尼采曾是叔本华的崇拜者，他说：“我属于叔本华的那些读了他的第一页之后就确定无疑地知道将读完每一页并且倾听他说过的每一句话的读者。”叔本华对他最大的吸引力可能是清新流畅的文风。尼采早期著作和叔本华的一样是散文体，后来改成格言体。尼采具有穿透力和感染力的独特语言风格，很受国人欢迎。“五四”时期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作家推崇尼采冲决罗网的摧毁力，“文革”结束后青年学子在尼采思想中获得个性解放的助推力。人们给他戴上“诗人哲学家”的桂冠。然而，在德国哲学界，“诗人哲学家”是一个贬义词。比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就批判那种“既不是鱼也不是肉、既不是诗又不是哲学的虚构”的“天才作风”。

尼采既不是追随者所推崇的“诗人哲学家”，也不是反对者所鄙薄的“疯子哲学家”。在笔者看来，尼采是一个“科学—哲学家”。与人们以为非理性主义者一定反科学的印象相反，尼采是实证科学的爱好者，他本人精通的科学是古典学和心理学。德国的文科中学重视古典学，通过对文字文本的严谨考证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尼采23岁就当上了古典学教授，对语言文字的意义有精细入微的领悟。他对人的心理有极为敏感和精细的观察，自称是“无与伦比的心理学家”。尼采说，他拥有“那种领会和理解的精致艺术，那种精细入微的感觉，那种明察秋毫的心理”。古典学和心理学使他能够从“最小视角”透视事物和心理的流动变化，这是他使用的科学方法。

尼采认为“科学精神的威力在于局部而不是整体”，科学是“以严格的方法发现的不起眼的微小真理”，“科学划分出的各个最小领域人们都是纯客观地加以探讨的”。如同物理学、化学从微观层次认识事物，应从生理学、医学解剖的身体器官和神经系统解释人的心理活动。“人类不能始终避免心理上的解剖台以及台子上的刀和钳子等残酷景象”。他还认为，理性、逻辑、精神如同化学的“升华”，从低级的感觉、情感产生出来，他希望建立“一种道德、宗教和审美观念与感激的化学”。

科学透视从一大堆混乱的无机或有机的材料中选出对生活有用的部分，把长久有用的部分固定为真理，那些没有用或被淘汰的部分则被看做虚假。但是，真理和谬误的区分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人类生活的变迁，原来的真理变成被驳倒的谬误；反之，原来的谬误变成不可辩驳的真理。科学活动的方式不是信念而是怀疑：“相信真理是从怀疑所有那些至今被相信的真理开始的”。科学真理是多元的，因为有各式各样的眼睛看世界，不同的视角满足不同欲望和需求，因此是相容的，互补的。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应是贯通的，“历史哲学不再抛开自然科学来进行思考”。只想用一只眼睛看世界事物是“欲望的一种支配欲”，他称斯宾塞企图把所有科学还原为力学的想法是“思想病态和愚蠢”。

在尼采看来，所有的科学都是人性科学：“全部科学都是‘认识你自己’——只有当人最终认识所有事物之后，他才能认识他自己。”人总是把非人的现实人格化，倾向于把非人类的行为看做人的行为。即使最抽象的数学，也是“为了确定人与事物的关系。数学仅是一种辨识人的工具罢了”。比如，“ $1+1=2$ ”的人际关系含义是：“一个人无法证明自己，所以两个人就无法可以驳倒。”同样，逻辑矛盾律和同一律起源于“根据谋生之道和根据敌视他人去发现‘同类’”，谁对同类概括得过于迟缓和谨慎，那么他继续生存的可能性就会变小。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尼采认为科学是权力意志一种特殊方式——“真理意志”，科学因而也是快乐的。尼采深知，权力意志如无阻力就没有快感，但严重的阻力则可扼杀权力意志，而科学探索遇到过时观念的障碍正是那种可以战胜的轻微阻力，科学探索者由于克服轻微阻力而引发权

力意志的胜利感。即使在孤独的科学思考和探索中，也可感受到真理意志的力量，“出于体操练习的同样原因：它即使没有旁观者也照样富有乐趣”。科学探索者通过不断战胜轻微阻力而获得一点新知识，“就有超越一切之上的感觉，并感到自己是这方面惟一知道正确答案的人”。

尼采的“超人”被人涂上神秘色彩。其实，“超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而是有全方位透视的博学的科学—哲学家。他们“必须曾经是诗人、收藏家、旅行家、解谜者、道德家、预言家、‘自由精灵’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人，从而遍历人类价值和判断的整个领域，能用各种各样的眼睛和良知，从高处眺望任何远处，从低处仰望任何高处，从每个角落窥视任何辽阔之处”。尼采说，与这种未来的哲学家相比，康德、黑格尔那种构造体系的过去和现在的哲学家才能算作“哲学工作者”。在此意义上，“超人”就是“超哲学工作者”。